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一千零一夜(下)

〔美〕查尔斯·艾略特◎编
樊习英◎译

The Arabian Nights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一千零一夜 (下)

〔美〕查尔斯·艾略特◎编
樊习英◎译

The Arabian Nights



第32 ~ 36夜

阿里·努尔丁和艾尼斯·吉丽斯的故事

从前，巴士拉城中有一个国王，他关爱穷苦的人，对百姓都很仁慈。正如一个曾作诗赞颂他的诗人所说：

“他用自己的长矛做笔，用敌人的心脏做纸，鲜血为墨。”

这个国王名叫穆罕默德·苏勒曼·齐尼。他有两个宰相，一个叫作穆仪·本·萨维，另一个叫作法德勒·本·哈甘。宰相哈甘是当时品性最为高尚的人，他刚正不阿，民众都很爱戴他。他决策英明，老百姓衷心

祝愿他长命百岁。他是个给民众带来好运、为民众驱邪避恶的人。而萨维宰相，厌恶他人，不爱做好事，他给人带来厄运。百姓对哈甘宰相爱在心里，而对萨维宰相却深恶痛绝。

有一天，穆罕默德·苏勒曼·齐尼国王正端坐在宝座上，朝中文武百官簇拥着他。国王传来哈甘宰相，对他说道：“我想要一个当今无与伦比的漂亮女奴，不仅要面容姣好，身段匀称，而且要性情温良，品格端正。”官员们异口同声说：“这样一个女奴，不花一万枚金币是买不到的。”国王立即唤来司库，吩咐道：“你立即取一万枚金币送到哈甘府中去。”于是司库遵照他的命令，按时将钱送到了哈甘宰相手里。哈甘宰相也告辞离开了。自从接到国王的命令后，他每天都去市场物色。后来，他委托经纪人代为购买国王描述的那种女奴，他吩咐经纪人说，只要是身价超过一千枚金币的女奴，一定要让哈甘宰相先看一眼，否则不得售卖。

因此，经纪人凡卖一个女奴必先领去给宰相看。宰相遵照国王的命令，找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却没找到一个令他满意的女奴。然而有一天，一个经纪人来到哈甘相府，一把拉住哈甘的马镫，吟诵了这几行诗歌：

“您令腐朽的国家变得生机盎然，
上天会永远帮助您这样的好宰相。
您让民众之中的好品质得以恢复，
您的行为定将永远受到安拉的赞扬。”

随后他又说道：“宰相大人，你吩咐要买的女奴，我们已经买到手了。”宰相说：“快带来给我看看。”于是，经纪人便告辞离开了。片刻后，经纪人带来一个少女。只见她身材苗条，双胸挺拔，睫毛浓黑，脸蛋

儿光滑。她的腰肢纤细，臀部圆润，身着华美裙袍。她的双唇水润，看起来比糖浆更为甜蜜。她的体态轻盈，连东方的垂柳也要自惭形秽。她言谈轻柔若微风吹过园圃花丛，正如一位作诗赞美她的诗人所说：

“她那光润的皮肤，像丝绸一样柔滑。
她的言语轻柔，既不冗长也不失妥当。
安拉赠予她一双销魂的眼睛，
对男人们而言就像美酒一样摄人心魄。
愿我对她的爱意在每个深夜更为温暖，
即使审判日到来，这份爱也不会停止。
她的睫毛如黑夜般幽黑，
前额生辉像是清晨刚升起的朝阳。”

哈甘宰相见之，对她十分满意。他望着经纪人，说：“这女奴身价多少？”经纪人回答说：“一万枚金币。不过，卖主说，一万金币还不足以偿付买鸡给女奴吃所花的钱，更不用说给她请先生授课，置购华服所用的花费。这女奴学过书法、语言、文法，能讲解《古兰经》和伊斯兰教的基础法律，熟悉宗教、医学、历法知识，通晓多种乐器。”宰相吩咐道：“把卖主带来见我。”不多时，经纪人把卖主带来了，他是个外国人。他年事已高，岁月的沧桑已经把他变成一个皮包骨头的人，正如诗人所描绘的那样：

“时光让我变得战战兢兢，
它是多么强大、多么严酷。”

从前我走路毫不费力，
而如今只觉疲惫，无力行走。”

宰相对他说：“穆罕默德·苏勒曼·齐尼国王付给你一万枚金币，向你买这个女奴，你意下如何？”那个外国人回答说：“既然这个女奴是买来送给国王的，我把她当作礼物献给国王陛下是我义不容辞的事，我不取分毫。”宰相听了这话，便吩咐取来钱，拿了一万枚金币给这个外国人。此后，这个奴隶贩子对宰相说道：“尊敬的宰相大人，如若您准许，我有一言相劝。”宰相回答说：“你想说什么，但说无妨。”“我有一个主意，”经纪人说道，“大人不宜今天把女奴献给国王。她一路风尘刚到此地，难免水土不服，长途颠簸又使她显得疲惫无神。然而，倘若能让她在你府中待上十日，好生休养一番，她的姿容定可大增几分。到那时，再将她带去沐浴，给她换上最美的衣服，带她去觐见国王，您便可红运当头，福星高照。”哈甘宰相听了奴隶贩子的建议，思考了一番觉得甚是有理，便将女奴带回府中。他为她安排了一间单独的房间住下，每日按时给她送饭送水和其他的生活用品，让她安享了一段清闲舒适的生活。

宰相哈甘有一个儿子，光艳夺目如同一轮满月。他脸色白皙，双颊绯红，脸上有一颗龙涎香似的黑痣，满头浓密的黑发。宰相哈甘的这个儿子对女奴的事一无所知。宰相曾叮嘱女奴说：“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把你买来是要送给国王的。我有一个儿子，喜欢拈花惹草，见到女孩子必有不轨行为。你要好好躲着他，不要让他看见你或听到你的声音。”女奴答道：“我听明白了，遵命便是。”宰相离开了。就像是命中注定的那样，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。有一天，女奴前往相府的浴池去沐浴，几个侍女替她沐浴完毕，她换上华美衣裙，更显得姿容艳丽。随后她去拜见宰相夫

人，亲吻了夫人的手。夫人问：“呀，艾尼斯·吉丽斯，但愿你洗得还算舒适。你觉得我们这儿的浴池如何？”艾尼斯·吉丽斯说：“夫人，非常好，您可以亲自去试试。”听了这话，宰相夫人吩咐侍女们说：“你们陪我去沐浴吧。”侍女们遵照主人的命令，簇拥着宰相夫人沐浴去了。宰相夫人起先叮嘱她的两个侍女到艾尼斯·吉丽斯的门前看护，并对两个侍女说：“不要让任何人进门见这个姑娘。”侍女们回答说：“我们听明白了，遵命便是。”然而，当艾尼斯·吉丽斯正坐在她的房间里时，瞧啊，宰相的儿子阿里·努尔丁走了进来，询问他的母亲和家人到哪里去了。这两个侍女答道：“她们去沐浴了。”坐在房间里的艾尼斯·吉丽斯听到宰相儿子阿里·努尔丁的声音，心想：“我真好奇这个少年是个怎样的人。他父亲告诉我他遇到女子必有不轨行为，我真想见他一面。”随后站起身来——她的面容清丽如刚出浴一般。她走到房门口去看阿里·努尔丁，只见那是位俊美如满月一般的少年。这一眼，让她惊叹不已。阿里·努尔丁也看了吉丽斯一眼，心中亦是万分喜爱。他俩一见钟情，双双坠入爱河。阿里·努尔丁走到两个侍女身边，大声呵斥她们，两个侍女应声从他面前逃开，躲到远远的地方，望着少爷，看他究竟要做什么。阿里·努尔丁走到房间门口，将门打开，走了进去。他问艾尼斯·吉丽斯说：“你就是家父给我买来的女奴？”“是的。”艾尼斯·吉丽斯回答。阿里·努尔丁像是喝了酒一般意乱神迷，走上前去抱住艾尼斯·吉丽斯，而艾尼斯·吉丽斯也将他抱住，双手搭在他的脖子上，亲吻了他。然而，两个侍女看见少爷闯进艾尼斯·吉丽斯的房间，便急得喊叫起来。少年听到后，赶紧逃了出来，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担心自己闯入姑娘的房间会闹出什么乱子。宰相夫人听到那两个侍女的喊声，淌着水滴走出浴室，问道：“你俩在府中大喊大叫所为何事？”她一边说一边朝那两个看守艾尼斯·吉丽斯房门

的侍女走去，说：“你们两个该死的！出什么事啦？”她俩一看见夫人，便说：“阿里·努尔丁少爷走到我们面前打了我们，我们从他跟前逃开，可是，少爷闯进了艾尼斯·吉丽斯的房间。我们大声喊叫，少爷便慌忙逃走了。”夫人听后，便走进艾尼斯·吉丽斯的房间，问她说：“发生什么事啦？”“夫人哪，”艾尼斯·吉丽斯回答说，“我正在这儿坐着，突然闯入一个俊美的少年，他问我：‘你就是我父亲给我买来的女奴吗？’我答：‘是的。’夫人啊，我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的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把我抱住，亲吻我三下，随后离开了，我已深深爱上了他。”

听了这话宰相夫人哭了起来，用手打自己的耳光，侍女们也是如此。她们都替阿里·努尔丁担心，唯恐他的父亲会杀了他。瞧啊，正在这时，宰相哈甘走了进来，询问她们出了什么事。他的夫人说：“你得发誓你会耐着性子听，我才告诉你。”哈甘回答说：“好吧！”于是，夫人将儿子努尔丁所做的事告诉了宰相。宰相听后，十分难过，撕扯自己的衣服，打自己的巴掌，还拉扯自己的胡须。他的夫人劝他说：“不要糟蹋自己了。我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万枚金币，就算我把姑娘买来了吧。”听到这话，宰相哈甘抬起头来，对她说：“该死的你哟，我需要的不是她的身价。这件事恐怕会让我们落得人财两空。”“我的主人，那是为什么呢？”夫人问。他说：“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有个冤家穆仪·本·萨维吗？他若得知此事，必定会禀报国王说：‘那个您认为是爱戴您的宰相，从您手里取走了一万枚金币，用那些钱买了个女奴，那女子可是无与伦比的漂亮。他因为喜欢那女奴，便对他儿子说：给你吧！你比国王更配得到她。于是他的儿子便占有了那个女奴，现在那个女奴还在他那里。’国王会说：‘你撒谎。’萨维会继续跟国王说：‘若陛下允许，我会立即闯进他的府中，把那个女奴带到您跟前。’国王定会允许他那么做。因此，到那

时，萨维会突然闯到我们府上，把姑娘带走，送到国王的面前。国王会质问她，而她百口莫辩。随后，萨维还会对国王说：‘国王陛下，我曾对您说尽良言，可是却得不到您的恩宠。’这样，国王会拿我来以儆效尤，所有的人也会在一旁笑话我。那时候，我的性命必会保不住了。”然而，宰相夫人却回答说：“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此事。这件事虽已发生，却还未张扬出去。因此，你的麻烦事只能交托给安拉了。”听夫人这样一说，哈甘宰相的心里也平静下来，顿觉如释重负。

这便是宰相哈甘的麻烦事。至于阿里·努尔丁，他畏惧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，白天只敢待在花园里，夜半才回母亲房间去休息。天一亮，他又跑到花园里，不敢让任何人看见。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，他始终不敢见他父亲。终于，他的母亲对他父亲说：“我的主人啊，你既已失去女奴，还想失去儿子吗？如果你的儿子再这样继续下去，他准会逃离这个国家的。”哈甘问：“那我该怎么做啊？”她回答说：“今天夜里，你先别睡。等儿子回来，你把他拉住，和他好好谈谈，就把这个女奴给他做妻子吧。因为姑娘喜欢他，而他也很喜欢姑娘。这姑娘的身价，我偿还你。”于是哈甘宰相一夜未眠，终于等到儿子回来。他一把将其抓住，几乎快要要把儿子给掐死。努尔丁的母亲急忙赶过来救儿子，对她丈夫说：“你想怎样处置他呢？”哈甘回答她说：“我想宰了他！”阿里·努尔丁苦苦哀求：“在您看来，我就是这么死不足惜吗？”他的父亲已是眼泪汪汪，随后对他说：“我的儿啊，失去我的性命和财产在你眼里也是无足轻重的吗？”少年说道：“父亲，请听我一言。”他说了一番话求得了父亲的原谅。于是，哈甘便把踹在儿子胸上的脚挪开，对儿子生出了怜悯之心。少年站起来，吻了吻父亲的手。哈甘说：“我的儿呀，你若能够好好待艾尼斯·吉丽斯，我会把她送给你的。”少年回答说：“父亲啊，我怎么能够

不好好待她呢！”他父亲说：“我的儿啊，听我嘱咐：你只能娶她一人，不可见异思迁娶别的女子，或是将她卖掉。”少年回答说：“父亲啊，我向您发誓绝不会再娶别的女子，也不会卖掉她。”阿里·努尔丁向父亲立下誓言，表明自己定会说到做到。之后，便与艾尼斯·吉丽斯生活在了一起。一年过去了，齐尼国王把买女奴的事全忘了。宰相萨维得知了此事，却未敢在国王面前提及，因为他深知齐尼国王十分器重哈甘宰相。

一天，哈甘宰相去浴室沐浴，洗好之后大汗淋漓地走出来。由于外面的冷气侵袭，他不慎患了感冒，卧病在床，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的疾病时好时坏，于是，把儿子阿里·努尔丁叫到面前，嘱咐他说：“我的儿啊，人各有生路，亦各有寿限。每个人都必须喝下寿终之酒。我对你别无嘱咐，仅希望你敬畏安拉，行事之前务必留心其后果。你一定要好好地对待艾尼斯·吉丽斯姑娘。”努尔丁说：“父亲啊，谁能和您比呢？民众对您的善行赞不绝口，传教士们都在讲道坛上替您祷告。”“我的儿啊，”宰相哈甘又说，“但求尊贵的安拉能够接纳我。”随后，他发出一声长叹，便死去了。见到哈甘宰相已经逝世，宰相府里哭声连连。消息立刻传到齐尼国王的耳朵里，传到城中百姓的耳朵里，连还在学堂中上学的年幼孩童，也无不为他潸然泪下。他的儿子阿里·努尔丁为他准备了葬礼。所有的文武百官皆出席了她的葬礼，萨维宰相也在其中。正当送葬的队伍走出相府大门之时，其中一个送葬的人吟诵了这样的诗句：

“我想对那个替他沐浴的人说，
——愿他听从我的劝诫，
把水从他的身边端开，
用荣耀的泪水替他沐浴，

吐露出失去他的悲痛。
且把堆在尸上的香料移开，
用对他的盛赞为他熏香。
指派高贵的天使前来接他，
难道你没见到他们正陪着他。
不必用活人的肩抬扛他，
他所得的善报足以承载着他。”

由于父亲辞世，阿里·努尔丁无比伤心难过，悲痛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然而有一天，当他正坐在父亲原先的府中时，有一个人敲响了房门。他起身前去将门打开，瞧啊，只见访客是父亲生前的好友。来者亲吻了阿里·努尔丁的手，说道：“少爷，留下像您这样的后嗣，您的父亲虽死犹生。从古至今有那么多的先人，每个人终究难逃一死。少爷，请您振作起来，不要再过度悲伤了。”听了那话，阿里·努尔丁果然振作起来，走到客厅里，将日常生活所需的東西统统搬到那儿。他的朋友们前来陪伴他，他再次雇来家仆。其中有十个商贾子弟与他相交甚好。阿里·努尔丁筹办了一场又一场的宴会来款待他们，十分阔绰地赠礼给他人。他的管家前来找他，对他说道：“阿里·努尔丁少爷，您难道不曾听说吗，‘没有节制的开销，终究致人于贫困啊’。开销巨大，厚礼馈赠，必将会使家产全部耗尽啊。”阿里·努尔丁听了管家的话，看着他的管家回答说：“你所说的话，我一句也听不进去。这首诗说得多好啊：

‘如果我徒有金钱，却没有享用的自由，
我倒宁愿自己抬不起双手，站不直双腿。

让我看看有谁贪得无厌却还能够收获美名，
或者又会有谁是因慷慨大方而死亡。’”

阿里·努尔丁又说：“管家，你要知道。如果你的手里还有够我午饭吃的东西，你就别让我为晚饭发愁。”管家只好离他而去。阿里·努尔丁继续过着他奢侈大方的生活。不管他的哪个朋友说：“这件东西真美！”他便回答说：“我把这作为礼物送给你。”若有朋友说：“少爷啊，你这所房子真漂亮！”他就会说：“我把这作为礼物送给你。”

他终日盛情宴请宾友。从一大清早就开始，天天如此。就这样整整延续了一年的时间。有一天，阿里·努尔丁正和朋友们坐在一块儿，女奴艾尼斯·吉丽斯吟唱这样几行诗句：

“若命运一帆风顺，你便认为顺理成章，
从不畏惧命运会带给你灾难。
你曾被夜晚的平静蒙蔽眼睛，
光明之中不免夹杂些许阴霾。”

刚刚唱完，便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。阿里·努尔丁去开门，他的一个朋友悄悄地尾随其后。当他打开门之后，看见那人正是管家，便询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管家回答说：“我的主人啊，我曾替您忧虑之事，如今果然发生了。”阿里·努尔丁问道：“到底是何事？”总管回答说：“您有所不知，我替您管理的钱财，如今剩下的不超过一枚银币。这些便是您花销的账目，上面记载着您是如何将最初的钱财花出去的。”听管家这样一说，阿里·努尔丁低着头，呆望着地面，叹道：“现在已毫无办法，只有

依靠安拉了！”那个悄悄跟在他身后准备打探他秘密的人，听见总管对他所说的话，立即回到朋友们身边，对在座的人说：“你们该怎么办呢？阿里·努尔丁已经破产了。”阿里·努尔丁一脸忧伤回到朋友中间。一位朋友站起来，望着阿里·努尔丁，说：“少爷，希望你能允许我失陪。”阿里·努尔丁问：“你今日怎么急着要走？”他的客人回答说：“我太太今晚就要分娩了，我必须陪在她身边啊。因此我要走了，去看看她。”阿里·努尔丁没有挽留，让他离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另一位客人站起来，对阿里·努尔丁说道：“阿里·努尔丁少爷，我今天要去看望我的兄长。”就这样，他的朋友都以种种借口一一同他告别，相继离开。

客厅里只剩下阿里·努尔丁一人。他叫来艾尼斯·吉丽斯，问她说：“艾尼斯·吉丽斯，你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”他把管家对他说的话告诉了艾尼斯·吉丽斯。艾尼斯·吉丽斯听了后说道：“我的主人啊，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我也一直犹豫着，很想跟您谈谈这件事。我曾听您吟诵过这样的诗句：

‘当你正享受富贵荣华之时，
趁着手头充足就慷慨地施与吧。
慷慨施与不会赶走你的富贵，
它若要离你而去，吝啬也无法挽留。’”

艾尼斯·吉丽斯继续说：“听你吟诵这样的诗句，我便沉默了，不曾向你发表任何看法。”阿里·努尔丁说：“艾尼斯·吉丽斯呀，你知道，我可是把钱都花在朋友身上了。我不认为这个时候他们会背弃我，对我袖手旁观。”艾尼斯·吉丽斯说：“以安拉起誓，他们是不会帮你忙的。”

然而阿里·努尔丁却坚持说：“我即刻就去找他们，去敲他们的门，或许能从他们那里借些钱，作为本金，做点儿生意。我不会再一心玩乐了。”说完，他便站起身来，径直走到那十个朋友居住的巷子里。他们十人都住在同一条巷子中。他最先走到其中一个朋友的门前，敲了敲门，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仆，问道：“您是谁？”他说：“告诉你的主人，就说阿里·努尔丁正在门外等候，对他说：‘您的仆人吻过您的双手，寻求您的帮助。’”女仆进去把这话告诉了他的主人。然而，主人大声地斥责她说：“快回去告诉他，就说主人不在家。”那个女仆回来告诉阿里·努尔丁：“先生，我家主人不在家。”于是，阿里·努尔丁只得继续去找别人，他心里想：“这人是个骗子，他背弃了我。但愿其他几个不会如此。”于是他来到第二个朋友的门前，说了和之前一样的那番话。这第二个朋友也背弃了他。阿里·努尔丁叹道：

“若你站在他们的门前，他们会赏给你想要的东西。然而，这样的人早已绝迹。”

他又说道：“以安拉起誓，我一定要把他们统统考验一遍，也许会有一个例外。”阿里·努尔丁接连叩响这十个朋友的家门，然而没有一个人对他开门相迎，同他见上一面，就连一块饼也没有给他。他吟诵了这样的诗句：

“一个人富裕的时候就像一棵果树，
硕果累累的时候才会被人团团围着。
然而，一旦果被采光，变得光秃秃，
人们便从树下散去，寻找新的果树。
让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统统死绝吧，
我的十个朋友中，竟没有一个正直的人。”

阿里·努尔丁回到艾尼斯·吉丽斯身边，他的忧虑增了几分。艾尼斯·吉丽斯对他说：“我的主人啊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，他们是不会帮你的忙的吗？”阿里·努尔丁说：“以安拉起誓，没有任何一个见我的面。”她又说：“我的主人啊，你就把家里的家具一点一点拿去卖吧，换点钱来维持开销。”阿里·努尔丁按照她所说的去做，把家里的家具全卖光了，他已经变得一无所有了。他望着艾尼斯·吉丽斯说：“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？”她回答说：“我有一个主意，我的主人啊。你即刻动身把我领到市场上去卖掉吧。你知道，你父亲是用一万枚金币把我买来的。但愿安拉给你一条活路，用我换些钱。如若安拉安排我们重聚，日后定会再次相见的。”然而他却回答说：“艾尼斯·吉丽斯，同你分开一刻，对我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她说：“对我也一样。然而，我们已被逼到非这么做不可的地步了。”听了这话，阿里·努尔丁的泪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。阿里·努尔丁领着艾尼斯·吉丽斯来到奴隶市场，把她交给经纪人，并吩咐经纪人说：“这个女奴，你是知道她值什么价的。”经纪人说：“阿里·努尔丁少爷，高贵的品质是让人经久不忘的。这不正是艾尼斯·吉丽斯，你父亲花一万枚金币从我这儿买去的女奴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于是经纪人去找商人们。他看见市场上的商家还不多，于是便等了一会儿，待人都到齐。各种各样的女奴站满了整个市场，有土耳其的、希腊的、切尔克斯的、格鲁吉亚的，还有来自阿比西尼亚的。经纪人见市场上拥挤不堪，便站在高处，大喊着：“诸位商家，诸位富豪，并非圆的都是坚果、长的全是香蕉，红的不全是肉，白的也不全是油，赤褐色的不都是酒，棕色的不都是椰枣子。诸位商家，这是一颗举世无双的明珠，她的价值已非金钱所能够衡量。这个女奴，你们愿出多少钱来买她？”一个商

人回答说：“我出四千五百枚金币。”

但是，瞧啊，宰相萨维也出现在市场中。他看见努尔丁在市场上站着，心想：“他站在这里干什么？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拿什么来买女奴？”随即他环顾四周，闻声瞧见经纪人站在市场中叫卖，四周围了许多商人，心想：“他已经破产了，我看他准是带着女奴前来准备卖掉的。倘若果真如此，岂不正中我怀。”随后，萨维宰相召来在那儿叫喊的经纪人。经纪人来到他面前，亲吻了前面的地面。萨维对他说：“你叫喊着兜售的女奴，我要了。”经纪人不敢违抗他的意思，便把艾尼斯·吉丽斯领到萨维宰相面前。萨维仔细打量了艾尼斯·吉丽斯，见她生得楚楚动人，身姿曼妙，轻言细语，甚是喜欢，便问经纪人：“她的身价现在喊到了多少？”经纪人回答说：“四千五百枚金币。”商人们一听到萨维宰相的话，谁也不敢再加一文一分，尤其他们知道这位宰相暴虐成性，更加望而生畏，不敢再开口竞价。萨维看着经人说：“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快去用四千五百枚金币把这个女奴给我买下来。你可以得五百佣金。”于是，经纪人走到阿里·努尔丁跟前，对他说：“少爷，看来你的女奴一分钱也卖不到了。”“为什么会这样呢？”阿里·努尔丁问道。经纪人回答说：“我们开盘的价格就是四千五百枚金币。不巧那位暴虐宰相也到市场里来了。他对这个姑娘十分满意，便对我说：‘去问下她的主人，叫他四千枚金币卖给我，其中的五百枚金币归你。’我十分肯定他知道这个女奴是你的。如果他能付现钱买她，那就感谢安拉。可是我知道，他不讲道义。他可能给你开个单子，让你找他的代理人去要钱，并且同时他会传信给代理人叫他们一分钱也不给你；每次你去找他们要钱，他们便会说：‘明天再来吧，那时我们会付钱给你。’他们会一直这样允诺你，实际却一天天往后拖延。而你又是个十分看重自己尊严的人。当你不依不饶前去要债让他

们难以应付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：‘把你手里的凭据给我们吧。’他们一从你手里接过凭据，便会将其撕成碎片。这样一来，你卖女奴所得的钱就打水漂了。”

当阿里·努尔丁听了经纪人的这番话后，望着经纪人说：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经纪人回答说：“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倘若你能接受，保你有好运气。”阿里·努尔丁问道：“什么主意？”经纪人回答说：“当我去到市场里边之后，你赶紧过来找我，把艾尼斯·吉丽斯从我手中拉过去，顺手给她一巴掌，并且骂她说：‘你这该死的奴婢！我把你领到市场上来，就算是已经履行了我的誓言。我不是曾立下誓言，说一定要把你拉到市场上，让经纪人叫喊着把你给卖掉吗？’若你这样一说，这个小小计谋也许会骗过宰相，骗过众人。他们便会相信，你把女奴带这儿来，仅仅是为了履行誓言，并不想把她卖掉。”“这是个恰如其分的建议。”阿里·努尔丁说。于是，经纪人便拉着艾尼斯·吉丽斯的手，回到了市场里面，对着萨维宰相长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大人，这个女奴的主人刚刚赶来。”阿里·努尔丁快步追上经纪人，一把将艾尼斯·吉丽斯从他身边拉过来，顺手给她一记耳光，对她骂道：“你这个该死的贱奴！我把你拉到市场上来，不过是为了履行我的誓言而已。滚回家去，不准你再违抗我的旨意。我难道缺那几个钱，会真的将你卖掉？我家中的家具什物随便拿一件卖掉，也是你身价的好几倍！”宰相萨维见到阿里·努尔丁，骂他说：“该死的家伙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可卖呢！”萨维想狠狠地揍阿里·努尔丁一顿。在场的商人们都很喜欢阿里·努尔丁，便将目光齐刷刷投向了。阿里·努尔丁对他们说：“我现在就站在诸位面前。而他的暴虐大家是清楚明白的！”萨维说：“以安拉起誓，若不是看在你们众人的面上，我非杀了他不可！”众人互使眼色，说道：“我们谁也无意掺和你们俩之间的